

西線走廊gl

作者: 我爱吃水果

Powered by [紙言](#)

1.奧馬哈海灘

1944年6月6日，歷史上 'The D-Day'，霸王行動的第一天，數以十萬計的盟軍士兵乘坐前僕後繼開赴納粹控制的海岸。我叫南西 - 南西·路特斯，也是其中渺小的一員。

隱約的，從晨霧的另一端傳來隆隆的砲聲和轟炸聲，與身後戰艦的砲聲相比顯得相當微弱，只有在身後的砲擊的間隔中才能聽得見。登陸艇的上方也不斷傳來飛機引擎的轟鳴，那些海軍的守護神像是巨大的黃蜂，發出在此刻令人煩躁的嘯叫。

南希抬起頭，從登陸艇最前端的擋板上方朝奧馬哈海灘的方向望去，黃白炸裂光像是隔著厚厚塑膠簾子的蠟燭火焰，在晨霧的對面連成一片。航空火力準備剛過去不久，德國人就開始反擊，這讓所有人都感到不安。

不知道雅蓮怎麼樣了.....跳傘過了這麼久，也許她的飛機已經返航了。

「我說，路斯特中士，那些轟炸機看來是白去了一趟，這才幾分鐘，德國佬的火力看起來一點也不虛啊。是不是希特勒聽聞我們'大紅一師(Big Red One)'的名字害怕了把柏林的納粹都搬到這裡來了，真是熱烈的歡迎。

「是嗎？」南希從擋板上方收回目光，對著身後剛剛在開玩笑的查科勒中士轉過頭，「你怎麼知道，是不是連柏林都去過了？」

她本來想要裝作輕蔑的語氣，但是緊張而厚重的喘息讓她的聲音聽起來一點也不像是嘲笑。

「我要是去過柏林，相信我，戰爭早就結束了。」查科勒輕笑著，他的聲音要自然得多，作為第一排的排長和登陸艇裡唯一一個曾經在北非負傷過的老兵，他看起來比一般戰士更放鬆，而這種放鬆幾乎是一種特權。

「那些101空降師的兔崽子就算直接跳到奧德河畔也肯定沒有我跑得快，希特勒的腦袋肯定是我的。」他繼續吹著牛，從口袋裡掏出一支看起來毛毛糙糙的雪茄。剛把雪茄塞到嘴裡，側向氣流捲起的波浪就打在登陸艇的一側。劇烈的搖擺似乎是讓他咬到了舌頭，那支雪茄從他嘴裡掉了出來，滾到了登陸艇的後面。

「見鬼.....嘿，那個誰，那個——帕拉馬，把我的雪茄撿一下.....」查科勒扭頭朝後面大著舌頭喊著。

「對.....對不起，中士.....我做不到。」年輕的聲音哆嗦著，可以明顯的感受到恐懼的氣息從登陸艇的後面擴散開來。

「你小子——」

有人在嘔吐。

「你給我閉嘴，查科勒，你要是能把希特勒的鼻毛挖出來給我，我就向營部申請讓他們給你一整箱的好雪茄。」

南希這才發現George Co.的連長也在這艘LCVP登陸艇里，心里多多少少沒有那麼緊張了。

「對不起，長官，做不了這交易。」查科勒朝著後面擺手，他的M1步槍幾乎頂在南希的腰上，「如果能把希特勒的鼻毛揪下來，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見羅斯福，讓他怎麼也給我封個少將，再讓我挑兩個法國妞，和她們住到紐約去。

「你想得美。」南希大聲說著。

「你就看好吧。等我到巴黎，肯定有的是美人投懷送抱。」

南希心裡清楚，連長和查科勒都是想讓一艘船上的兄弟稍微放鬆一些才一唱一和地在那開玩笑。但登陸艇裡的空氣比想像的還要凝重，回應這些的只有全員沉重顫抖的呼吸和個別天主教基督教徒默念著禱告詞的聲音。

特別在這時候，南希特別不喜歡禱告的聲音，聽起來更像是詛咒。

「所有人聽好了，一到達海灘，不要尋找掩體，直接朝堤岸前進。風浪很大，我們可能要涉水才能到陸地，注意你們槍械的干燥——查科勒，一到地方你就帶著弟兄們用爆破筒把路徑上的鐵絲網炸開。

「明白。」

「路線我們已經模擬了很多次了，我完全相信大家的能力！」

連長鼓舞人心的話語成功提振了大家的士氣。「保護好我們的小天使南希，她要是受了傷我第一個把你送上軍事法庭——」

「聽到沒。待會跟我後面別受傷了，我可不想上軍事法庭。」查科勒低聲說，

拍了一下南希的臀部。

「滾開。」南希用手肘戳了他一下，查科勒摀著胸口裝作劇痛模樣呲牙咧嘴。正要再說什麼的時候，只聽船後一聲吶喊。

「450碼！——」運輸兵大喊。

所有人都低著頭，頭盔下的臉都是汗水。

「我說路特斯——」

劇烈的爆炸聲從側面傳來，南希猛的扭過頭去，是B連3排的登陸艇在爆炸聲中化成了火球。大多數士兵都死在了爆炸裡，只有幾個身體殘缺的被火焰包裹著的可憐蟲在掙扎著，試圖跳進海裡。

一瞬間，在離海面不到一哩的德軍防禦火力全開，隔著晨霧朝著盟軍密集的登陸艇編隊傾瀉著子彈和砲彈。水面的爆破聲和子彈從頭頂呼嘯而過的聲音不絕於耳。

船艙裡原本凝重的空氣一下子躁動起來，緊張的喘息和軍服的摩擦聲音更頻繁。

「把你們的頭低下！」連長大聲喊著，聽起來很緊張。

「真是見鬼……」南希身邊的傢伙不停地顫抖著，手裡的步槍隨著手臂的抖動而不斷發出令人不舒服的「咔嚓」聲。

一顆砲彈打在登陸艇邊緣，翻起的水浪衝進了登陸艇，使得原本就不停擺動的艇身更加劇烈地搖晃起來。海水灌進了南希的脖子裡，讓她猛的一個激靈，差點滑倒。

「抓穩了！」

「得出去，這是送死——」南希身邊的傢伙用力敲著手裡的槍，然後突然直起身來趴到登陸艇的邊緣，似乎是打算跳下去。

「多普！你給我下——」

連長話音未落，「咣」的一聲，一顆子彈擊破了多普的頭盔，鮮血和腦漿一下子噴射出來，顱骨的碎屑打在他身後的謝爾臉上，嚇得他大叫起來，猛的向後摔在連長的懷裡。

南希伸出手想把多普的屍體拉回來，可是他的衣服似乎掛住了艇身上的凸起，她費勁地撕扯也只是讓多普的姿勢更加怪異。於是他的屍體就這麼趴在那裡，時不時被流彈擊中，變得支離破碎，飛濺和流出的血漸漸鋪開在登陸艇的前部。

不斷有爆炸聲從周圍傳來，砲擊的聲音越來越清晰，流彈擊中船身發出的密集爆裂聲響越來越頻繁。海灘似乎就近在眼前，可是登陸艇還是全速前進著，每一秒對於艇內的士兵都是一種折磨。

突然，前方迸發出巨大的火光，沖天的火焰像是地獄的大門敞開。

希望瓦爾基里的女武神會收走他們的靈魂。南希心中暗想。

登陸艇猛的減速，南希撲倒在地上，沒有握槍的手浸泡在多普的黏稠的血裡。謝爾這次撲在了多普殘缺的屍體上，嚇得他又是一陣大叫。

「所有人——下水，下水！我們到了！」連長大喊著，似乎是把煞車當成了下船的信號。他用手指著海水：「上岸之前先來個海水浴！」然後他開始一個一個把驚恐萬分的傢伙推進水裡。

「等一下！旁邊的登陸艇——」南希眼角餘光注意到一艘著火失控的登陸艇，剛開口，自己的登陸艇就被重重撞上。幾個船板前緣的傢伙就這麼慘叫著被甩下了船，掉進了離海岸足有五十公尺的海水裡。

「見鬼——」連長破口大罵間，登陸艇已經向前開出了十餘米，繞過了被海水吞噬了一半的登陸艇殘骸。他們沒空，也沒條件去救人。

而那些被拋下船的傢伙就算奮力游到海邊，也會筋疲力盡被亂槍打死。

沒過幾秒，又是猛的煞車。

「南希！——」連長的咆哮穿過層層炮火的狂吼。

南希鼓起勇氣抬起頭瞥了一眼，海岸還在十米開外的地方，但是中間的路程卻是沉沒了一半的裝載105mm火砲的兩棲戰車，他們的登陸艇被擋在了海邊，連擋板也沒辦法放下。德軍在堤岸海蝕崖的防禦工事清晰可見，想必他們也看清了靠近的登陸艇，轟擊變得更加集中而猛烈。

「下船！下船！——」南希果斷下了判斷，大聲喊著，背著包著塑膠膜的步槍猛的發力躍上側面的艇身，跟著剩下的士兵翻身進了海裡。翻上去的一瞬間，她無意中瞥到查科勒，他的頭盔也被射穿了，雙眼圓睜著倒在血泊裡。

第一排排長，經歷過北非作戰的老兵，剛剛還有說有笑能幫新兵緩和緊張氣氛的老兵死了。這無疑對G連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打擊。

撲，身軀墮入淺海。

海水稍稍有些涼，生存本能讓南希一時間甚麼也無法思考，只是奮力地朝著海岸的方向游去。砲火和槍聲變得朦朧起來，德軍不斷朝著水面射擊，子彈畫著淺色的水紋和氣泡穿透海水，從南希身邊掠過狠狠地紮進沙石泥土中。她左右看著，同一艘艇的士兵大多比她快，有些已經登上了海灘，而少部分則被流彈貫穿了身體，划水動作驟然停頓，然後吐著泡泡漂在水里，被不知道屬於誰的血霧包圍著。

彷彿遊了一整個世紀，南希大口呼吸著爬上海灘。震耳欲聾的砲火突然清晰，她手足並用地急忙躲在德國人設置的障礙後面，四周隨即被飛散的彈片和流彈掀起一層層的沙土。她毛手毛腳地拆開塑膠膜，拉出那把還算嶄新的M1，朝著堤岸的方向算是發洩一樣放空了一個彈夾，然後坐在地上重新裝彈。

「南希！——給我滾過來！——」

她扭過頭，連長在她十五公尺遠的地方大叫著朝她招手，示意她過去。

「Son of a bitch。」南希咒罵著，猶豫了幾秒後，趁著德國人射擊海面的空檔，搗著頭盔低身跑向最近的遮蔽物。但另兩個士兵更快，南希剛跑到阻攔物旁邊就被一把推開，一頭栽進了已經被染成血紅色的海水裡。

她迅速的爬起來，低聲咒罵著躲在那兩個士兵後面。

近處的海面上，數十艘登陸艇不斷地靠近岸邊，其中許多在開啟船板的那一刻就遭到了集火，有些傢伙就這麼死在了艇裡。許多士兵像南希他們一樣是從登陸艇兩邊的船板翻下登陸艇，但是還沒等涉水到達岸邊就被子彈撕碎在了海水里，隨著海浪沖到海灘上。沿岸的海水幾乎都被染成了紅色，屍體連成了斷斷續續的幾重毛骨悚然的粗線。

更多的哀嚎來自海灘，德國人的88毫米大砲突然變得無比精準，不遠處碉堡機槍的瘋狂掃射把所有人都困在離德軍陣線將近60米遠的地方。眼前的這些防禦工事突然變得弱不禁風，四處都能看見美國士兵被掀翻在地，或被炸飛了身體的一部分，倒在地上痛苦地呻吟著。

在海浪中精疲力盡的士兵一下船就進入這樣的絞肉機，迎接他們的只有地獄。

醫療兵在掩體之間來回穿梭著尋找優先處理的傷員，但是對於大多數傢伙，他們只是給了一針嗎啡而已。

血，到處都是血...

「南希.....那裡是我的家鄉，就在這個海峽的對岸，是一個很美麗的地方。在我的記憶裡，那裡的海水很藍，風一直不小，海岸上是大片大片的草地，一到春天就會長滿各式各樣的小花...」

突如其來的劇烈爆炸幾乎奪走了南希的意識，讓她的大腦突然變得一片白又突然變得一片漆黑。她感覺到自己的身體飛了起來，接著又重重地摔在地上，擠壓著肺部僅存的一絲空氣。

她費力地眨著眼睛，耳朵裡全是嗡鳴聲，第一個反應是用力翻過身子趴在地上，然後朝著原來的掩體匍匐過去。搖晃的模糊視線裡，一個接一個戰士倒在自己的身邊，炸開的血花連成了一片。

硝煙瀰漫在空氣裡，晨霧消散之後的海灘變成了巨大的屠宰場。

自己能活過這幾分鐘看來都是萬幸。

原本的掩體被摧毀了，只留下還冒著青煙的彈坑和不知道誰的斷臂，燒焦的傷口發散出令人作嘔的熏臭。

不行，自己絕對不能死在這裡——

雅蓮...金色的長直發拂過她的鼻尖，帶來足以讓她沉淪的搔癢。

「.....南希！——」

連隊指揮官的喊聲逐漸清晰起來，砲擊和槍聲也隨之重新充斥在南希的耳朵裡

。

2. 奧馬哈海灘 02

「這就過來！」她大喊著，從地上爬起來，低身躍過成排的屍塊和斷肢，憑藉自己身材較為矮小的優勢穿梭在槍林彈雨裡。十公尺的距離讓她的心臟幾乎停跳，但她最終還是一個滑鏟躲進了連長所在的掩體。

「中尉！」她大聲說。

「查科勒在哪裡？！——」連長的耳朵裡冒著血，他的吼聲讓南希覺得極為頭痛。

「他死了，中尉。」

「什麼？！」

「查科勒中士死了，在下船之前！」南希又重複了一遍。

「見鬼！他媽的上帝。」他咒罵著，這不怪他，查科勒是作戰經驗最豐富的老兵，他的損失對士氣和效率打擊是毫無疑問的。

「——你能帶領第一排衝上去把那塊鐵絲網給我炸開嗎？！——」他伸出一隻手指向硝煙瀰漫中遠處的一個矮坡，上面的木質工事前纏著鐵絲網。鐵絲網旁邊就是一塊斷崖，上面的堡壘不斷吐著火舌。幾個拿著爆破筒的士兵倒在鐵絲網不遠處，大概是三排的新人。

第二波登陸艇正從遠處的海面靠近。

「中尉！F連和B連全部聯絡不上！」聯絡員湊到連長的耳邊喊到，「能聯絡上的D連和E連也被困在海灘上了，所有人都沒有到預定位置！」

「什——」中尉用槍托狠狠砸了一下沙石地面，然後看向南希，「.....你怎麼還在這？！」

南希低聲詛咒著，然後大聲喊道：「第一排！第一排在哪裡！」喊完，她便從掩體裡探出腦袋，迅速的掃視了一眼周圍的掩體。有幾個掩體裡的士兵舉起了手，但人數遠遠不夠。

不能在這裡等死。「第一排，向前推進，不能被釘死在海灘上！——」她大喊著衝出了掩體，濺射的砂礫迷住了她的眼睛，她幾乎感覺到了子彈擦過肩膀的刺痛。

向前跑了不到五步，南希藏進了並排的龍牙後面，大口喘息著，心臟都快破了。她再一次探出頭，發現除了自己之外剛剛舉手的傢伙幾乎沒有人移動一分一毫。

「向海灘推進！這是命令！動動你們的屁股！」她大聲吼著。自己好歹也是中士，這群蠢貨把她當花瓶也得有個度。

聽到是命令，有幾個傢伙終於挪動屁股，趁著敵人開火的間隙向著堤岸衝去。

彷彿一瞬間，德國人的砲火突然啞了，而南希的第一反應就是趁著這時候衝過去。

她大口呼吸，卻被四起的硝煙嗆了一下。她邊咳嗽著邊衝出掩體，朝著目的地飛奔而去。有幾傢伙躲在後面朝著碉堡開槍，雖然多少起到了火力掩護的作用，自己卻變成了活靶子。等南希到達鐵絲網下方的時候，那些傢伙幾乎都死在了被工事彈飛的跳彈下。

有人朝著碉堡丟紅色煙霧彈，但是強勁的海風用不了幾秒就吹散了煙霧，驅逐艦的砲火支援集中在離碉堡八丈遠的地方，什麼也沒打到。她看著和自己一同抵達矮坡下方的臉。一共有將近十五個士兵，有幾個的確是G連的傢伙，但是陌生的傢伙也有。看來所有的連隊都被打散了，大多數士兵正以槍砲士官為中心，各自為營朝著堤岸進發。

「皮爾斯，用爆破筒把鐵絲網給我炸了。」南希指著一個最多只有十九歲男孩說著，然後看向男孩旁邊的一個面容棱角分明的戰士，「文森特，等鐵絲網——」

「砲擊來襲！——」矮坡後面突然發生了爆炸，飛濺起的泥土有將近三公尺高，南希下意識地縮頭蜷縮起身子。短短幾秒，一發接著一發的砲彈落在離他們相當近的地方，炮聲像是連成了巨大的海嘯，要吞噬整個海灘。

過了有將近半分鐘，砲擊才逐漸停了下來。南希從泥土裡鑽出來，抹著臉把身邊埋著的傢伙一個個拍起來，告知他們沒死。剛才的砲擊沒有造成太大傷害，除了幾公尺外的鮑伯被卸掉了小臂之外並沒有人受傷。

「醫療兵！」鮑伯痛苦地喊著，鮮血從傷口向外噴灑，很快他的身下就聚起了一片血泊。

「文森特，等鐵絲網炸開，跟在我後面向裡——」

「長官！」文森特突然打斷她，「剛剛的是我們的驅逐艦開的砲嗎？」

「閉嘴，聽我的命令——」南希搖晃著他的肩膀，「等鐵絲網炸開，你就跟著我向裡跑。裡面不到一百米就是主防禦陣地，我們不清楚那邊的碉堡有沒有被剛才的砲擊摧毀，所有人先找掩體，現在的風不大，判斷好位置扔煙霧彈作掩護。

「——皮爾斯！」剛才的砲擊的確是後方的驅逐艦冒著擱淺的危險發起的，看來自己的隊伍最多只是可以犧牲的棋子，死去的兄弟在那些將軍的眼也不過是數字。

真是見鬼。隨著近處的爆炸，鐵絲網被撕開了一條可供三個人通過的口子。南希不敢猶豫，連滾帶爬地爬上矮坡然後滾了下去，藏在了一堆灌木叢的後面。文森特晚了一秒，滑向了另一側的掩體。可是還沒等他站起來，一顆地雷在他腳下引爆了，他的右小腿被瞬間炸碎，整個人一個趑趄撲倒在地，看起來是暈厥過去了。

「—後面的停下，有地雷！」南希喊到，跟在後面的皮爾斯怔在矮坡上，一時不知所措。遠處的碉堡在這時發現了缺口，矮坡上的男孩瞬間被機關槍射成了篩子。

「南希.....冷靜.....冷靜.....」南希自言自語著，炸掉文森特右腿的是步兵雷，不是反坦克地雷，這點好歹值得慶幸。依照德國人的尿性，這一片一直到一百公尺開外——立著大型碉堡的高坡下面——應該都是雷區。剛才的砲火至少清掉了大部分的地雷，文森純粹是運氣太差。但不光是地雷，機槍碉堡也是極大的威脅.....剛才的砲擊是怎麼回事，這麼大一個敵方建築竟然沒有任何損毀.....

「煙霧彈.....」南希覺得碉堡裡的德軍並沒有註意到她，便向著矮坡後面探出頭來的士兵做著手語。這次作戰軍方配給的煙霧彈極少，而她自己的煙霧彈在跳下登陸艇的時候為了減輕重量和手榴彈一併丟棄了，現在她手裡的投擲物只有一根紅色信號彈。

「只有一個——」謝爾的聲音，一顆染著血的筒狀物噴吐著白煙從矮坡後面丟了過來，但是海風一瞬間再次加強，吹散了所有的煙霧。南希一怔，舔了舔嘴唇後重新比劃道：「60mm呢？」

「只有一輪砲彈...」

「等我命令.....瞄準碉堡前方沙地，一發間隔三秒.....」南希瞄了一眼文森特，那傢伙快要醒了，他的傷口還在不斷地向外漫血。

只能拋棄他了，不能冒險搭上其他人的性命。如果他能撐到工兵抵達，說不定還有救。

德國人的阻礙防線在剛才的驅逐艦砲擊後幾乎全部瓦解，很多地方都被打開了缺口。

很快就結束了...

很快...

很快，自己又可以抱著那柔軟的身軀入眠.....鼻腔.....肺裡.....都是溫柔而攝魂奪魄的玫瑰花香.....

「攻擊！」南希下達了火力掩護和進攻的命令，自己帶頭俯身從右側切入，沿著彈坑前進。矮坡後面的迫擊砲小組控制著時間間隔打光了一輪砲彈，除了一個被海水浸泡過的啞彈，其餘都準確打在遠處的堡壘前方，形成了一堵砂塵的濃厚塵牆，堡壘裡的機關槍開始盲目地向空地中央掃射，引爆了

幾顆地雷，但沒有造成任何傷亡。

海風在這時突然減弱了，於是南希加快了前進的速度。距離碉堡不到二十公尺的時候，她丟出了一顆紅色信號彈，正好落在碉堡的正上方。不到十秒，新的一輪來自驅逐艦的砲擊就直接摧毀了整棟混凝土建築。巨大的石塊滾落下來，發出轟隆隆的聲響，同時引爆了碉堡前方的坦克地雷，爆炸使得石塊邊緣崩碎開，險些將南希給埋了進去。

德軍早在幾年前就陷入了鋼材短缺的困境，這些看似堅固的混凝土巨獸沒有鋼作為裝甲，連驅逐艦的砲擊都挺不過去。連帶著守備德軍一起活埋了。

碉堡旁邊是第二重鐵絲網，鐵絲網的後方是德軍的戰壕。可以聽見裡面傳來奔跑和大喊的聲音。較遠的地方，88mm炮，要塞砲和20mm的重型機砲發出震耳欲聾的砲火聲。要塞炮迸出沖天的火花，颱風和雷電的雷鳴轟隆聲不斷，在頭頂瘋狂地嘯叫著俯衝發動空襲。

「爆破筒——」南希揮手，第二層鐵絲網繼而被撕碎開。在手雷清理過後，她抓起步槍靈巧地翻滾進了鐵絲網對面的戰壕，把被手雷炸死的德軍屍體當做掩體朝著戰壕里的德軍射擊，掩護著第一排的戰士進入戰壕。同時，南希命令埃文斯的班從戰壕上方進行突擊。利用上下夾攻的戰法，這支隊伍很快就向前推進到了戰壕的一半位置。

在向內延伸的戰壕里，槍聲越來越激烈，盟軍的戰線不斷向前推進，戰機的嗡鳴聲也跟著漸漸深入。

「路斯特中士——」從海灘跟過來的G連聯絡員躲進了南希的掩體，朝著南希敬了一個禮，說到，「長官，接到新的命令，工兵在清理海岸上的龍牙時受到了88mm炮的轟炸，其餘部隊還沒能推進到海灘後方的高地，我們得先把那些88mm炮摧毀。」

「你幹嘛不告訴連長讓他拿主意。」南希打斷了他的話，一邊不停地朝掩體對面的小型堡壘開槍。突然間，一小團黑影飛進了南希的掩體。

「手雷——」聯絡員大叫著翻滾到一旁。南希迅速撿起德國人的柄式手雷又給扔了回去，然後低下頭躲過迸濺的泥土。也許連她自己也不知道，在納粹的哀嚎中，她的臉上卻是享受的表情。

「……是意外，羅伯特中尉在混亂中躲到了工兵剛剛埋好炸藥的龍牙，結果被炸成了重傷。」聯絡員摀著頭盔重新蹲到南希旁邊，「三排的艾瑞克森上士在進攻中失踪了，現在你是最高級別的長官。」

「我是個女人，當不了長官。」南希諷刺著，扔下卡殼的步槍，躍過掩體朝著堡壘入口的牆邊跑去。聯絡員猶豫了一下，也跟著幾個三排的戰士朝著南希這邊跑過來。也就是這時候，原本靜默了的堡壘

壘裡突然槍聲大作，一挺施邁瑟的槍口從黑煙中冒出來，對著緊隨其後的大兵噴吐著火舌。

9毫米口徑的手槍彈準確地穿射通信兵的心臟，僅僅一槍就讓他像斷線木偶一樣失去力量倒在地上。

南希屏住呼吸，掏出別在後腰的柯爾特，緩步靠近堡壘入口，然後一把抓住正在射擊的施邁瑟的彈夾，趁其不備使勁把開槍的德國佬拽了出來，還沒等他反應過來就舉起左手的柯爾特一槍轟在他的臉上。沒有頭盔的保護，他的顱骨被竄出的子彈開出了一個血淋淋的洞口，腦漿和鮮血飛濺出來。槍聲剛落，他就和剛才的聯絡員一樣扭曲著身體倒在地上。

南希瞥了一眼屍體上的上校軍銜章和領口別著的雪絨花，然後轉過頭對著一個小眼睛的士兵說：「下士，你帶著你們的士兵肅清這片地區的其餘堡壘——」

接著她加大聲音面向其餘的人，「G連跟著我，根據戰鬥前的簡報，聯絡員剛才所說的88mm砲陣地就在附近，從戰鬥開始後不知道火砲數量有沒有增加，先收集所有的C4炸藥，謝爾，你和蘇利文帶著鋁熱劑手雷，一分鐘準備。槍聲和哀嚎。到這時候，幾乎沒有任何一個人再把她當成女人，沒有一個人會猶豫她的命令。一個狠角色的中士如果是男人，那麼所有人都會覺得他值得信賴，並願意奮戰在他的左右。可是對於南希，她是個永不戰敗的魔鬼，所有人都只能機械般服從命令，因為恐懼而不得不拼上性命。

也許是人類伊始的母系社會的殘餘的意識本能也說不定。

「該死的諾曼第.....」她念叨著站起來，這時候坐下還真是如坐針氈。她走到聯絡員的屍體旁邊，取下對方的狗牌，摸著他的口袋，從裡面掏出一張用鉛筆寫著潦草字蹟的紙條。處於好奇，她攤開在手心裡，粗略的掃視著。

「失聯運輸機飛行員姓名及可能下落...F連...」南希嘟囔著，發出嗤笑，「F連的搜救任務在G連？...」

.....

.....

——雅蘭達·伯納德

M.I.A 可能隨101空降師的士兵行動前往卡朗唐...

南希不停用唾液濡濕乾裂的嘴唇。

雅蓮沒能返航。

「長官，我們好了。」謝爾在中士的背後說，埃文斯戰死之後他就成了二班的班長，說不定戰鬥結束之後就能晉升中士。

「我們走——」南希的聲音自從離開登陸艇之後頭一次顫抖起來，誰都聽得出她心中的不安。這個在海灘和戰壕裡所向披靡的恐怖魔鬼，突然像個新兵一樣害怕起來，這比她死了更令人覺得可怕。讓人幾乎覺得利維坦會在晚上光顧整個盟軍艦隊，封鎖回家的路。

3. 雅蘭達與南希

雅蘭達·伯納德邊活動著筋骨邊從駕駛艙出來，從紐約一直飛到伯克郡讓她覺得腰酸背疼。她雖然迫不及待想吹吹伯克郡五月下旬的晚風，但是還得把貨艙裡的貨物分毫不差地交給軍需處的傢伙，想想就覺得麻煩。

「那，貨物清單的事就交給你了。」副駕駛的奧爾森拍著手打開駕駛艙旁的機門直接跳了下去。
「給我等等——」雅蘭達急忙說著，可是奧爾森已經小跑步向著機場出口的方向去了。

早就在飛過來的時候，奧森就總是嘟囔，要在飛去戰場之前在伯克郡找上幾個妞多來幾砲，看來還真不是隨便說的。

雅蘭達嘆了口氣，回身走到唯一乘客旁邊。這個穿著軍服的女人是在起飛之前匆匆趕過來的，雅蘭達根本沒有收到任何提前通知。她在上飛機之前似乎提過自己的名字，但是那時候雅蘭達光顧著起飛前檢查，以及確保引擎運作正常，根本沒有在意，胡亂噁了聲糊弄過去。

「你還真是不怎麼說話啊。」她看著那個坐在貨艙邊加裝座椅上的腰板挺直的軍服女子，她一路上沒說過一句話，「怎麼樣？顛簸嗎？」

「還好。」女子抬起頭看了一眼雅蘭達，然後又繼續低頭看著自己手上的報紙。飛機上除了運送的軍靴和襪子，還有專門為高級軍官偷運來的本土報紙。這個女人看起來毫不在意自己是不是看了某個團部長官還沒入手的無聊新聞。這樣的事倒是不多。

雅蘭達尷尬地笑了笑，沒話找話說：「怎麼樣，有沒有睡上一覺？能坐飛機來英國的軍官可不多。」

女子愣了一下，把報紙疊起來放回原處，直視著雅蘭達的眼睛說：「我不喜歡讓自己在鋁盒子裡失去警戒心，順便說一句，你的頭髮很好看，我敢打賭不管是男人女人都會被它魅惑。」

「嗯？嗯——謝謝。」雅蘭達眨眨眼，這算是好話嗎？

她不是軍人，不知道女子軍服上的標誌代表什麼軍階，可是坐上了飛機就表示這個傢伙至少不是個一般士兵。也許美國的軍官都這樣，說著莫名其妙的話好顯自己非同一般。

「吃不吃口香糖？總說這種樹脂做的東西有助於緩解壓力.....駕駛員小姐。」女子舔著乾裂的嘴唇，摸著褲袋，似乎根本沒有在意剛才自己說了什麼。

「不用了.....謝謝.....」雅蘭達摘下頭盔，捋了捋那一頭金發，走到機艙後部，打開機艙門，把早就在外面等著軍需處的工作人員拉進機艙。後者立即開始根據手上的貨物清單檢查貨艙裡的東西。

「你運的是什麼？」女子又問。她摘下了軍帽，烏黑的短直髮散落下來，正好落在肩上。

「軍襪和軍靴。」雅蘭達一邊和剛才的工作人員確認貨物的類別一邊回答著女子。直到這時候，那個軍需處的工作人員才看見了女子，他立刻敬了一個禮。

「晚上好，中尉。」

「稍息，下士。」女子也標準地回敬了一個禮。雅蘭達看見一個比自己還要矮的女子被別人叫做長

官，心裡莫名覺得驚訝，更別提還是個中尉。

不遠處女子又說了句什麼，但軍需處士兵卻堅持著什麼，堅持著往女子懷中塞著東西。也許是因為奧爾森的原因，她突然對有沒有男人能征服這樣一個女人來了興趣。

「我是雅蘭達·伯納德，」雅蘭達看著這個似乎有些義大利血統的黑髮女子，開玩笑地有模有樣也行了了一個軍禮，好奇地問，「你叫什麼名字？結婚了嗎？」可是女子的回答讓她突然覺得措不及防。

「別說這種話。」女子的眼神瞬間變得凌厲，小巧的身軀裡突然散發出帶有寒意的威壓，「如果我是你，就不會對一個自己不了解的軍官的私人問題有濃厚的興趣，除非你有別的意思……還有，你不是軍人我明白，但是——」

女子再一次敬禮，比前一次更加標準而且迅速，身板挺得筆直，說：「想敬禮——就一定要快，不能拖泥帶水。」

雅蘭達吞了吞口水，軍人的倨傲她當然有所耳聞，但這還是頭一次見。這群傢伙的尊嚴和使命感有的時候確實是讓人無法理解的東西。

女子最後看了一眼雅蘭達，提起機艙邊上的軍用背包，邁著穩健的步伐走向機艙門。

「南希·路斯特。現在不是中尉，而是陸軍中士。」她頭也不回地說著，然後跳下了飛機。

雅蘭達莫名覺得心裡有種難以釋懷的感覺。有可能是因為一開始就沒能和一個很獨特的同性搞好關係，也有可能是這個現任中士身上神秘的東西太多，讓她這個求知欲強的人覺得很不舒服。

於是她把貨單丟給軍需處，跟了上去。

「中士！」她輕聲喊，「你是陸軍對吧，部隊都在東南面，還有點遠。這裡算是我的地盤，要不要我介紹個地方，先休息一下？」她不是對軍官沒有一點畏懼心理，只是她不希望就這麼算了。

南希停住腳步，舔了舔嘴唇，回頭看著走過來的雅蘭達，然後回答說：「聽不出你是英國本地人。」

「看你一板一眼的我還以為你是英國人呢，美國佬(yankee)。」雅蘭達回了一句。

「不，我母親是義大利人，我不是什麼美國佬。」南希說著走在雅蘭達一步前的地方，「你是從航空公司直接過來的？」

「是啊，帶著我的伙伴DC-3……他們說會給我一個副駕駛的職務。」雅蘭達笑了笑，「說是去歐洲扔幾個人，扔點物資。」

「我為剛才的話道歉。」南希停住腳。雅蘭達眨了眨眼，看著面前的黑髮女子用溫和而帶著歉意的眼神直視著她說：「我剛剛不該那麼說，你會為你的國家作出不一般的貢獻，你值得我的尊敬。」

雅蘭達更加覺得尷尬起來。

「那——那南希小姐怎麼會變成中士……」雅蘭達一問出口就後悔了，這個問題完全不適合問一個被降職的軍人。

就在飛行員覺得自己又會看見凌厲的眼神時，南希嘆了口氣，轉過身繼續走著。

「對不——」她急忙想挽回。

「——我不願意和辦公室裡的傢伙上床。」南希毫不顧忌地開口，「那些傢伙圖謀不軌。」不過，比起上戰場——

「與其如此，我還不如在戰場上戰死。」南希言辭堅定。

雅蘭達看著南西的背影，心裡難免產生了一些好感。若不是中士的身影小巧，她甚至會誤以為眼前的人是一位滿腔報國情懷的熱血少年。

巾幗不讓須眉，不是少年又如何。

4. 雅蘭達與南希 02

「就這樣嗎？」她又問，「僅僅是不願意.....」說實在的，她的確也不喜歡只用下半身思考的動物，那和野獸又有何區別。只是如果換做她是南希，比起喪命，大概會就這樣乖乖就範——可話又說回來，雅蘭達至少知道自己這樣的人一定不會想著去參軍。「不是。我的兄弟長在太平洋戰死了，在馬紹爾群島。」南希搖頭，「我本來是申請前往太平洋戰場的，聽說他們很快就會有大行動.....但是我不願意和辦理這些的中校上床，還打爆了他的下體，就被降了職送到英國來了。」「那還真是.....」雅蘭達徹底否定了先前的想法，她越發覺得眼前的女子有種說不出的魅力。「對了。」南希說著掏出剛才的單子，問雅蘭達，「我必須在這幾天向第一集團軍陸軍第一師第16步兵團G連的羅伯特中尉報到，你知道——

——」直到這時，雅蘭達突然嗅到了空氣裡躁動的味道，她的心跳不自覺的加快了起來。雖然有人告訴他們這些通過了戰鬥訓練的民航飛行員，說在很快就會有重要作戰任務需要他們參加，但是雅蘭達真正覺得緊張起來卻是在這個晚風平靜的夜晚。想都沒想過的戰場，就在遠處海峽的對岸。而自己，很快就會進入那些充滿殺戮的原本熟悉的天空。「算了，他們說我可以直接到朴茨茅斯的港口報到。」南希收回看著雅蘭達的目光，可是那炙熱的目光依然如芒在背，不一會又把單子收起來，

“你原來說能找個地方住，是哪裡？”「就在附近。你等等我。」達成目的的雅蘭達笑瞇瞇地讓對方原地等她，一溜煙地跑到不遠處軍需處人員邊上。不一會便有一些地勤人員便各司其職熟練地展開作業，其中一人開了輛軍用敞篷吉普將兩人載走。路上雅蘭達和地勤人員熟絡地聊著天時不時還向後張望著自己，但風太大，南希聽不清楚。「你不好奇我們說什麼了嗎？」吉普抵達了類似停車場位置便將兩人放了下來，雅蘭達背著手領著南希走在前面。「我需要好奇嗎？」南希尖銳的反問讓她啞口無言。雅蘭達點頭，「也是。」沒聊兩句就停在了一輛跑車前。南希瞪著眼，然後瞪向雅蘭達，其意味不言而喻。坐上了車的雅蘭達很滿意對方的目光，不打算多解釋。只是歪著腦袋勾唇道，「你打算走到城鎮？」中士沒有說話，只是乖乖地坐上車。圍繞著軍用機場的城鎮不多，101空降師的營地就在機場附近的小鎮，每天的訓練她雅蘭達也是有所耳聞。自從美國人駐紮到英國，這裡的周末就變得異常熱鬧。但是最近這幾天空降師忙著做準備，原本威利斯吉普車一輛接一輛的這條水泥路也異常地安靜。所以雅蘭達暗自想著，也許今天的酒吧也沒有酒醉金迷的氣息。「你.....你不是英國人。」南希突然開了口。雅蘭達下意識地「嗯」了一聲，然後又急忙面向南希擺著手說：「不是的不是的」，但是中士那映著城鎮燈火的眼睛讓她懷疑起自己為什麼要隱瞞這些。

「你.....怎麼知道的？」她搔著臉頰，想拍拍中士的肩膀卻伸不出手。南希猶豫了一小會，用手扶著下巴幾次欲言又止。雅蘭達等著等著著急了起來，自己的偽裝被一個女人隨便看破了，可對方卻好像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這讓她這個百般掩飾的人突然有種難以形容的不甘心。「是不是因為口音的問題？」還是她先開了口，至少得有一個原因吧。「其實.....」原本一直口無遮攔的中士突然支吾其詞，舔著嘴唇，「不是因為.....」此刻她眉頭緊鎖欲言又止的樣子，倒還挺有幾分女人的氣質。「那是.....容貌？」「也許.....」南希依舊不願意明說，她錯開原本看著雅蘭達的眼睛，掃視著道路溝渠兩旁的灌木的同時打量著她的身體。實話說，雅蘭達只在和自己說過話的男人身上看過這樣的表情和眼神，而且大部分這樣的傢伙心裡想著的是和她上床。所以此刻這個飛行員的心裡莫名的覺得一陣不安，堪比開著DC-3橫渡大西洋。「我對於同性所流露出的情感還挺注意的，」中士說著抬起頭來，回到了原本昂首挺胸的樣子，「我實在不覺得這個時期會有任何一個英國南部的男人看起來像你一樣...你們怎麼說‘非常有操守(integrity)’？」「你是說我貞潔(chaste)？」雅蘭達儘管聽得出南希是在誇她，但是還是忍不住把最後的音節變成了輕笑。「差不多吧。但是...不是羞怯(pudicity)。」南希看著雅蘭達的笑臉，臉上浮現出像是滿意一樣的表情，「我的意思是，你雖然舉手投足那麼外向，但是仍抱有一定程度的自我限制，像是修女對待基督徒，讓我不禁.....我只知道一個地方的女人會這樣.....法國。「就算在美國我也能感受到她們的熱忱從大洋彼岸穿越德意志的高牆席捲而來。」她說著，頭一次朝著雅蘭達揚起嘴角，「我可以在你那碧藍的瞳仁裡看到仇恨的火焰，即使是倫敦的女人，此刻也不會有這樣的眼神——而我，敬畏心中有仇恨的女人。

，讓他們懷疑自己是否征服了一個不屈不撓的國家...”「是這樣嗎？」中士的話讓雅蘭達不知道怎麼

回應，她確實對納粹心存恨意，可她的家人卻是因為對國家的不滿而移民到了英國。身邊的軍人的話不禁有些言重了，讓雅蘭達甚至開始懷疑自己的民族歸屬感。「你只是自己沒有意識到而已。」南希戴上軍帽，如同耳語一般低吟著，「我說過，我對於女人有獨特的觀察方式，就像你們觀察性感帥氣的男人一樣。你們相信你們的眼光，我相信我的。雅蘭達明顯感覺到中士的身周擴散出一圈溫柔而堅定的氣場。雖然她依舊覺得莫名其妙，但這樣的女人她確確實實是第一次見到，就好像動物園裡的珍禽異獸一樣，她越來越對南希感興趣。於是她開口問：“你想喝兩杯嗎？”“你在邀請我嗎？就像是跳雙人舞一樣？”南希直白的問。「當然了。」雅蘭達攤開雙手微笑著說，她可以明顯看出南希在猶豫著。中士的雙眼一眨不眨地看著的雅蘭達的眼睛，似乎在分析她此時邀請的真正意圖。而雅蘭達也確定眼前的女人一定可以看出她的強烈興趣。不出意外，南希回答：“好啊。”（如果喜歡的話，麻煩點一點書籤和喜歡。如果能留言的話，那會是對作者最大的鼓舞。）